

## 蒋保明：用匠心打造每一把提琴

文/图 全媒体记者 康国富

在当今这个追求产量、效率的世界，我们很难感受到所谓的“用心”。人们身上穿着流水线造出来的衣服，享受着机器带来的低差错与高效率，却错过了匠心的专注与坚持。一个人难得的并非行动力，难得的是一生专注地做一件事。人类之所以比机器更精彩，是因为人有一颗心。人有心，则有温度、有灵魂，所以人手做出来的东西，有用心地打磨、有体温的余热……

### 山村里走出制琴匠人

确山竹沟镇有“中国提琴之乡”之称，在这里有许多家提琴制作公司和作坊，每年生产超过25万把提琴，远销海外。提起竹沟镇的提琴，不得不提到王金堂（现为确山县手工提琴协会会长），以他为代表的制琴师傅赋予了这里新时代的艺术意义。

20世纪80年代末，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，确山县一批怀揣梦想的年轻人，机缘巧合下在北京某国营提琴厂做起了学徒，经过数年磨炼最终掌握了手工制作提琴的技术。

2015年，在确山县政府招商引资政策的支持下，北漂的蒋保明回到家乡，开办企业、传承技术、反哺家乡，致力于发展提琴产业，在打造提琴特色小镇的同时，努力为家乡培养更多学习提琴的优秀人才，通过制琴带动学琴，真正让提琴产业走出去。

然而，有一个制琴师傅没有扎堆在竹沟镇，而是另辟蹊径在县城一隅开办了个人提琴工作室，因为他追求的是“匠心”。

蒋保明，确山县石滚河乡人，今年52岁。1993年，21岁的他背井离乡开启了“北漂”生活。“我家兄弟四个，我排第二。当时家里收入不多，生活比较困难。我外出打工得到了父亲的支持，他说，你出去后，能不能挣到钱不说，最起码家里省了一个人的口粮。”

来到北京后，举目无亲的蒋保明跟随同乡来到一家国营提琴厂做工。因为有学木工的经历，他在众多打工者中脱颖而出，仅仅两年，他就成了提琴厂首屈一指的制琴师。蒋保明精湛的手艺以及确山人特有的老实淳朴，使得提琴厂的老板格外器重他。

蒋保明说，有一次，一个日本的提琴名师到提琴厂考查，琴厂老板推荐几名制琴高手现场分别制作一把琴。琴都做好并分别试音后，日本人只在蒋保明做的那把琴上做了标记，并单独邀请他陪同吃午餐。席间，日本人说，蒋保明制作的提琴和意大利大师制作的提琴难分伯仲，想高薪邀请他到日本做提琴，但被蒋保明婉拒。



蒋保明在检查小提琴质量

“我的手艺都是我老板兼师傅手把手教出来的，我永远都不能忘记师傅的教导。”蒋保明说，从那以后，他的师傅将毕生所学都传给了自己，也为蒋保明日后成为制琴名师铺垫了基石。

### 只追求质量的匠人

2005年，蒋保明在师傅的资助下，开始在北京单干。“当时是个小作坊，也没啥名气，制出的提琴全靠师傅帮忙销售，这才慢慢站住脚。”蒋保明说，小提琴是有生命的乐器，会呼吸、会生病、也能治愈人。

器物有魂魄，匠人自恭谦，蒋保明一直很欣赏意大利人制琴的理念，他认为那是一种生活哲学。三百年前的意大利制琴师走进树林，仅依靠听觉和触觉，便知道哪块木头能做小提琴。他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能感受到木头呼吸的制琴师傅。

2018年，为响应确山县政府的号召，蒋保明将自己的提琴作坊搬回确山，他没有扎堆到竹沟镇的提琴之乡，而是在县城买了一套三层自建房，默默做自己的琴。蒋保明说，从自己开始单干的那天，他就给自己定了铁律——每一把琴都要细作，不追求量，只讲究质。他现在每年只做300~500把琴，这个数字还不够竹沟镇年销量25万把琴的零头。

日本著名工匠大师秋山利辉在他所作的《匠人精神》一书中写道，“真正的‘匠人精神’——所谓‘执着’，就是对事情‘不放弃’；所谓‘不放弃’，也是一种‘思想深度’，进而淬炼心性，养成自己，唤醒每个人的一流精神。蒋保明就是秉承着这种匠人精神，近乎严苛地约束自己。

走进蒋保明的提琴工作室，记者首先被墙上挂的央视《见证》栏目组采访时拍摄的图片所吸引。他家客厅里摆的、挂的都是提琴，有成品、有半成品。身材微胖的蒋保明扎了一个颇具艺术家气息的马尾辫。和他握手时，记者感觉握的不是手，而

是一块树皮。他的两只手掌上全是厚厚的老茧。

蒋保明介绍，手工制作提琴的工艺十分繁杂，仅仅是制作琴头就需要14把刀，而且，琴身所需的云杉木、枫木都需要自然风干十年以上，才能制琴。

纯手工制作中高档小提琴，考验着个人的耐心和细心。每把提琴制作成形，小到琴头、弓弦，大到琴盒、琴板都有严格的制作工艺标准，每个零部件的质量都关系到整个产品的质量和信誉。

在他的工作室里，记者看到墙上挂满了各种刀具、器具，操作台上还摆着尚未雕琢完工的琴板。蒋保明说，中高档的定制小提琴，特别挑木材，因为这会影响到琴的音质、存放时间等。他介绍，在意大利，有些人说小提琴制作需要三代人，爷爷辈存放的木材，一直要等到孙子辈才能来加工制作。一块好的木材，需要自然风干10年或50年以上，这样的木料在制作小提琴的时候，才不易变形，并且能更好地传递音色，如此制作出来的琴质量才会很好。

在蒋保明家，记者看到屋内和院子里堆砌着很多制作琴板、琴身的木块。“这些都是我精挑细选买来存放着的，时间久的有二十多年了，短的也有五六年了。有很多是从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上采伐的原材。”蒋保明说。“除了吃饭、睡觉，晚饭后遛弯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室里泡着。别人觉得我们这个行当很枯燥，不如出去旅游、刷视频、和朋友一起喝酒聊天快乐，可对我来说，制琴就是最开心的事。”谈到早年间阴差阳错地进入制琴行业，从而改变一生，蒋保明表示：“其实不是我选择了小提琴，而是小提琴选择了我。”

### 匠人要有匠人的定位

已过知天命年龄的蒋保明，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期，他如今最大的乐趣仍是坐在工作台前，一刀一刨地精心

雕琢，对于自己的生意，却不太“感兴趣”。“我不会去做管理、营销的角色，我希望把心思和精力只集中在提琴的制作上。”匠人以“技”养“身”，更以“心”养“技”，蒋保明怀揣着的，是一颗纯粹的匠心。从业30年来，蒋保明一直坚持，除了把最后的琴身上漆交给妻子外，每一道制琴工序都由自己完成，从来没有停止过，以此体现他对提琴制作艺术的挚爱和追求，更体现了精益求精、不断探索的工匠精神。

真正的匠人从不涉足产品的销售、宣传，只潜心制作。多年来，蒋保明也是这样定位自己的。他制作出的每一把琴，都由他的弟弟蒋宝林负责销售。蒋宝林除了负责蒋保明提琴工作室的宣传和销售外，还兼任确山县手工提琴协会秘书长的职务，平时较为繁忙。

说起自己如何涉足制琴行业，蒋宝林讲了个故事：2006年，他在银川某部队服役，是一名二级专业军士。有一天，与部队文工团一个要好的小提琴手聊天时得知，这个提琴手相中了银川市某琴行的一把小提琴，但因其要价3万元，自己犯了难。蒋宝林告诉他，自己哥哥在北京开了一个提琴作坊，建议他试试哥哥做的琴。很快，一把提琴从北京邮寄到银川，那名小提琴手试着拉了几首曲子后便爱不释手了。他说这把来自北京的小提琴比琴行里标价三万的琴要好百倍。蒋宝林问哥哥，他做的这把琴卖给战友啥价钱？蒋保明说，让他看着给吧。结果那名小提琴手给了8000元。

“当时我就震惊了，一把小提琴竟值我将近一年的工资。当即我就决定，放弃升三级士官，退伍跟哥哥做小提琴去。”蒋宝林退伍后，将几万元安家费全部投入到哥哥的作坊，两兄弟也约定好，匠人要有匠人的定位，今后哥哥负责做琴，弟弟负责销售和宣传。

蒋宝林告诉记者，哥哥制作的琴大都是专业院团的提琴手订制购买的，最便宜的一把也要四五千元，贵的要十几万、二十几万元一把。蒋保明制作的提琴被业内公认为音色优美，穿透力强，而且古典优雅，富有灵性。“被演奏家所认可的满足感，是得奖远不能比的。”蒋保明说，让世界一流的演奏家收藏并欣赏他的琴，是他的一个心愿。

“我们这一代制琴人会做琴，但不会拉琴，所以，我们都在极力培养下一代学拉琴。”蒋保明说，自己的大儿子毕业于哈工大，目前正在学习拉小提琴，将来自己准备将毕生所学都传给他。中国人都讲究传承，蒋保明希望自己传承给下一代的不仅是制琴手艺，更重要的是匠心精神。